

17.09

黃梅文史資料

第二輯

17.09  
PDG

# 目 录

崢 嶸	忆张骥骞	……………杨青山口述 石沐陶整理 ( 1 )
	岁月	战斗在鄂皖边……………卫振华 ( 9 )

## 大革命时期党在黄梅建立的第一支武装

——记黄梅人民自卫团始末……………黄石远 ( 21 )

抗 日 纪 实	抗日战争国民党军南京撤退目击记	……………张季臣 ( 28 )
	记抗日战争初期的一次单炮作战	……………伍祖文 ( 36 )
	湖南抗日作战的片断回忆……………郭楚南 ( 39 )	
	廖居仁先生抗日二三事	……………严泗波 沈彦峰 ( 43 )

· 史海拾贝 · 汤颇公痛斥冯国璋……………黄鹤年 ( 47 )

· 教育篇 · 胜利中学始末……………徐耀寰 沈彦峰 ( 50 )

文 苑	漫谈黄梅采茶戏……………桂遇秋 ( 57 )	
	黄梅文曲简介	……………吴淑林〔执笔〕刘孟德 ( 71 )
	绚丽多彩的黄梅挑花……………余绍青 ( 82 )	

荟 萃

禅关  
胜景

东山五祖寺……………莫诚斋(88)

· 山川史迹 · 黄梅地段长江干堤浅谈 ……黎飞鹏(135)  
                  黄梅古陆路交通略考 ……严水先(146)

人  
物  
春  
秋

我国第一代留美女学生——石美玉  
……………陈国贤(152)  
杨嗣震 ……………韩宗愈(156)  
胡雨村 ……………李金火(161)  
梅远志 ……………梅豫生(163)

汉奸任金水 ……………孔文(167)

· 诗联选辑 · 革命对联选辑(一) ……史渊(175)  
                  乱离篇 ……………吴玉书(179)  
                  避难吟 ……………王镜海(190)  
                  邢竹坪先生的抗日诗对 ……童曼筠(192)  
                  自    挽 ……………徐安石(194)  
                  稷园春柳 ……………汤用彬(195)  
                  答    哭 ……………帅承瀛(196)

稿    约 ……政协黄梅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

## 忆 张 骥 骞

杨青山 口述

**编者按：**张骥骞，又名继谦，黄梅县五祖镇蔡田人。生于一九〇四年五月。一九二四年，在黄梅县帅家新屋参加革命，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武汉攻克后，即从事地下工作，任汉口市硚口区党委书记。一九二六年冬，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历任营长、团长、师参谋长等职。一九二八年，在江西作战中牺牲。此文是根据张骥骞的妻子杨青山的回忆整理的。张骥骞牺牲后，杨青山被当地恶霸陈则平强占，受尽折磨……。解放后，陈则平被人民政府镇压，杨青山却一直被当作“反属”，管制了三十二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九八二年，党和政府给杨青山平了反，通知她为革命烈属。当她在烈士陵园，看到张骥骞身着戎装的遗照时，思绪万千，泪如泉涌。“梦断魂消五七年，故园柳青不吹绵。此身行是青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表达了杨青山对张骥骞的无比怀念之情。杨青山已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去世，终年八十四岁。

我的家在广西南宁府（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父亲是比较有名的医生，家里开了一个药店，生活是富裕的。中学毕业后，到广州升学，因为我爱好文艺，考取了“广州体育学院舞蹈班”。二十年代的中国，外有列强虎视，内有军阀混战，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广州是革命的摇篮，国家的希望。黄埔军校是革命的先锋队。为了鼓励革命，我们舞蹈班的同学，经常到军校

作慰问演出。

军校里有一个小伙子，他多才多艺，能吹、拉、弹、唱，作曲配乐，还打得一手漂亮的篮球。工作上的往来，生活上的接触，这个身高一米八的他，逐渐占据了我的心。我们一边工作学习；一边悄悄地培育着已经萌发了的爱情种子。

我只知道他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学生，名叫张骥骞。我从来没有询问过他的门第，也没有打听过他的财产。我深深地懂得：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在二十年代的中国，能够上高等院校的姑娘简直是凤毛麟角。我们舞蹈班寥寥无几的女同学，在广州都称我们为“骄傲的公主”，不少的人喜欢我们，而我只把爱情献给了他。经常在一起比男朋友的女同学们，好心地劝我：“算了吧，嫁个大兵有什么意思？说不定哪天就得上前线，死活都难说……。”“难道广州这么多小伙子，就没有一个比得上张骥骞？”我觉得没有必要和她们争论，人各有志嘛！

我的妈妈是不同意我和骥骞相爱的，她耽心纯洁无瑕的女儿会上当受骗，毁掉终生。来信劝我回广西，既可以叙天伦之乐，又可以赏桂林山水，千万不要远游！妈妈的心我是感激的，可我没有听妈妈的话，既然相爱，哪怕他生在山沟里，长在茅屋内。为了他就是毁掉终生，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后来我确实是这样。

“青山，这是你的信，从黄埔军校来的。”一位同学含笑递给我一封信。不成问题又是他来的信，有什么要事？他为什么不来？原来是要北伐，骥骞要上前线，临行

前希望见我一面，本打算亲自前来看我，只因军务繁忙，抽不出时间……。

我得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发愣了一会儿，就作出了决定：我不但要去见他，而且要和他结婚！

本来，骥骞只要我去见他一面，就心满意足了。他万万没想到，发信的第二天，我出现在他的面前，不仅是来看他，而且要和他结为终生的伴侣。

战争带来的流血牺牲使人恐惧。听说要上前线，有的姑娘给她曾经爱过的军人，写了退婚信；有的姑娘连一句辞别的话都没说，就悄悄地隐退了……。不打仗还算什么军人呢？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旧中国，只有用革命的战斗，才能使祖国新生。现在亲人要亲手去惩罚那些豺狼，我是欣慰的。当然，战争毕竟是战争，意味着流血，意味着牺牲。谁知这一去还能不能活着回来呢？也许这次见面就是永别！我的心一阵紧缩。他要为祖国、为民众贡献出血肉之躯，我要为他奉献出全部纯真的爱。让这爱成为激励他英勇杀敌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的婚礼——

革命作忠藏书

没有贺喜的亲朋宾客，没有丰盛的美酒佳肴，没有华丽的拖地长裙，也没有成套的家俱；有的只是纯真的爱情和临上前线的紧张气氛。但我们情愿、高兴！

骥骞出发后，我仍在广州继续学习，当时革命军人的家属，大都留在广州。北伐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指武汉。骥骞每次来信，除报捷外，从没有谈到前线战斗的艰辛。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爱护与关心，怕我为他的安全而耽

心。其实在这样激烈的战争中，怎么会不流血牺牲呢！

一九二七年的一天，我接到了他的来信，武汉已经攻下，粤汉路全线通车，嘱我乘车北上，届时他在武昌车站迎接。

第二天晚上六点，我便乘上北去的列车。没有行装，没有礼物，只有一颗赤诚火热的心。

列车上的夜真难熬啊！窗外是一片漆黑，车厢内是陌生的面容。没有人可以交谈，此时此刻，我也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心情。忧愁、欢乐、幸福交织在一起，这使我越觉得夜长。也许睡觉会使黑夜缩短，但我的努力都失败了。没办法，我只好听任思维象这旷野上的列车一样飞驰着……。

到达武昌车站，举目四望，见骥骞在站台上向我这边跑来。一年不见，他又黑又瘦，与在广州时相比，前后判若两人，只是目光还是那样炯炯有神。我望着他，一时不知话从何说起，他说：“我们过江吧！在汉口硚口我预备了房子……你一路上辛苦了，回去休息，有话慢慢地说吧。”

“青山，来，喝一杯！祝你永远爱我！”骥骞仰起孩子似的稚气的笑脸，举起手中盛满红葡萄酒的军用茶缸，用那双明亮含笑的眼睛，注视着我。“难道你从广州来就没有带一点礼物赠送给我？”我愣住了，只因北上心切，竟忘了带点礼物接他，一时不知所措。他看到我有点窘，亲切地吻着我说：“你连心都送给我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贵重的礼物！”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倒有一件纪念物。”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纸包，轻轻地放在我的

手上。我打开一看，“啊！”原来是一颗子弹头。

他解释：“这颗子弹头是住医院时，从我的大腿上取出来的。我一直保存着，作为战争的纪念品，现在送给你！”

“你受伤了，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我告诉你，你不着急吗？”

“啊！原来如此，难怪你那么瘦！”

相会了，然而，我们却很少在一起呆一会儿。骥骞在部队工作，整天在为北伐而忙碌，我在砣口搞工人运动，也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忙里偷闲悄悄地说几句话，常常是刚开个头，就被事情打断了。现在年轻人结婚度蜜月，可以到祖国名山大川去旅游，可以在舒适的小家庭里厮守着。我们那时候的蜜月呢？笼罩在充满战争氛围中，伴随我们的是硝烟与炮火。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是紧张而又愉快的。

不久，我们随军东下，一同到了九江。当时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疯狂的屠杀，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骥骞的工作更忙，很少回家，有时回家也是深更半夜。一天，他对我说：“我们快要离开九江，今后的斗争将更加残酷，你怎么办呢？”

“那有什么问题，和你共同战斗，同生死，共患难……”

“这点我是深信的，只是你已经怀孕几个月了，怎能驮上大肚子，跟我行军作战呢？小伢生下后，又怎么办呢？”

这的确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在沉



思。

“跟我同行是不现实的。我的家离这里不远，过江就是黄梅。你暂时到我家去，今后形势好转了，孩子生了，我们再相会不迟。”

他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还年轻，来日方长，因此，我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一个秋天的傍晚，骥骞送我上船。站在江边，使我想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此时此地此景，江水秋风依旧，所不同是这里没有什么“枫叶荻花”，只有一片灯光，十里洋楼罢了。诗人送的是一般客人，尚且“醉不成欢惨将别”，而我们是恩爱夫妻，亲密的战友……。船离岸老远了，在暮霭茫茫之中，还看见他在对我招手，我的眼泪象泉水一样直往外涌。“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骥骞的家在黄梅蔡田。九江到蔡田不过一百二十华里，现在交通方便，只要两、三个钟头就可以到达。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全靠步行，以我有孕之身，爬山涉水，整整走了四天。蔡田在佛教圣地五祖寺的后面，四面环山，中间一个小盆地，基本上与外界隔绝，颇似世外桃源。骥骞的家里兄弟姊妹众多，又很贫苦，但全家和睦相处，充满天伦之乐。特别是婆婆身体健康，具有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我到家时，姐妹、兄弟、妯娌和乡亲黑压压地挤满一屋，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尤其是婆婆十分高兴，笑道：“昨天晚上灯花爆了又爆，原来应在今日。”我离乡多年，不免有游子思乡之感，一旦得到了这样一个温暖的

家，暂时忘记了离别的痛苦，在婆婆的精心照顾下，一心清静过日，等待骥骞的佳音。

不久，生了一个女孩，全家又是欢喜一番。婆婆经常抱着孩子，指指点点，某处某处多么像骥骞，最后得出结论：这孩子就象骥骞小时一模一样。

自从九江与骥骞一别，音信杳然，真是望穿秋水，忧心与日俱增。

一天，在曲径的山路上，来了一位陌生人，悄悄地打听：“张骥骞的家在什么地方？”村里人把来人带到我家。只见他从内衣里慢慢地拿出一封信，亲手交给我，然后匆匆而去。我赶忙留他休息一下，来人摇着手低声说：“不必，我还有事！”我看来者甚是蹊跷，心里惶惶然，急忙打开信。

杨青山同志：

你的骥骞一九二八年×月×日，在江西某地为党为国光荣牺牲了。如果你有泪，你就为他流吧！你年轻貌美，有骥骞在，别人不敢欺负你，一旦泄露了骥骞的消息，你的日子会更难过，请你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战友：×××

顿时，我失去了知觉，昏昏沉沉地歪在床上。婆婆以为是我病了，问这问那，不断地来安慰我，我老是不作回答，眼泪直往下流。婆婆看到这种情形，心里也明白了八、九分。避开我，也流泪痛哭。我虽然心如刀割，但又不能嚎啕大哭，越是这样啜泣，气噎喉塞，分外难受。

所庆幸的是孩子长得活泼可爱，已经牙牙学语，稍足以安慰我这破碎的心。谁知“破屋偏逢连夜雨，沉船又遇

打头风。”孩子病了，在二十年代的旧中国，医学非常落后，更何况在这穷山沟里，更难找到医生，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孩子死去。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自骥骞牺牲以后，眼泪只能往肚里流，连大哭一声都不敢。现在女儿死了，真叫我痛不欲生。

的确，活与不活，这是我反复考虑过了的事。骥骞的仇未报，革命没有胜利，我死不甘心。年迈的婆婆，遭受一连串的打击之后，更显得衰老。帮助骥骞侍奉老母，是做媳妇应尽的义务。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从此，咽泪装欢，以待老母。

骥骞牺牲以后，总想吊唁一番，以慰在天之灵，但又不敢公开进行。蔡田在群山之中，以白莲峰最高，我瞒着婆婆，带上祭品，登上白莲峰，翘首南望九江，西望汉口，江山依旧，人事全非，抚今思昔，潸然泪下。

爰陈祭品，哭而奠之曰：

我夫骥骞，为国身亡；生为人杰，死作国殇。大功未成，人岂不伤？妻心实痛，酌酒一觞；夫如有灵，享我炆尝！吊夫幼学，追求真理；三更灯火，午夜鸡啼。吊夫弱冠，万里鹏搏；参加革命，为党为国。吊夫北伐，身为先锋；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吊夫战斗，勇猛异常；身受重伤，不下战场。吊夫风度，气宇轩昂；谈笑生风，意气扬扬。哀夫情切，愁肠百结；为妻肝胆，悲痛欲绝。昊天昏昏，三军怆然；人民哀泣，妻泪涟涟。妻也不才，辜负委托；幼婴夭折，其奈之何？！我夫我夫，生死永别；肝肠寸断，泪尽啼血。

（石沐陶 整理）

## 战斗在鄂皖边<sup>①</sup>

卫振华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日，我在家乡——安徽省嘉山县旧县镇参加罗炳辉、张劲夫领导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五支队。同年十月二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嘉山大队机关党支部书记。爱人胡少卿，任嘉山大队副政委。

一九四六年八月，国民党以五个整编师向我淮南根据地进犯，部队突围时，我与胡少卿失散了，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身边的孩子也丢失了。多方设法，无法找到原来的部队和组织，只好只身从淮南来到鄂皖边。

投奔黄梅县

刘作忠藏书

我爱人胡少卿是大别山红色革命根据地黄梅县人。他经常讲家乡大革命时期赤卫队打土豪劣绅的斗争故事。他的家是个革命之家。婆婆是一九二九年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在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两次被敌人抓去坐牢，家中有好几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我想，只要找到了婆婆，通过她就一定可以找到党组织，然后再设法寻找原来的部队。我越想越高兴，立即按胡少卿同志过去

<sup>①</sup>此文根据卫振华同志的回忆录《孤身寻党记》节选，文字略有改动。题目是编者加的。卫振华同志，现为离休老干。

告诉我的通讯地址，给婆婆写了封信。

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我在信里说：少卿与友人去山东经商未归，我带着小女在家。因邻人不慎失火，将家中房屋东西全部烧光。孩子送到了外婆家，我想回黄梅看望二位老人，不知能回否？我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回信的大意是：国军在黄梅已建立了政权，但主要在县城及平原区，山区家乡平安无事。望速归。信上还叫我到了黄梅县城后，先找到胡吉昌布店，由胡吉昌找人带我回家。

我立即去信告诉了父母，他们非常同意我先去黄梅婆婆家，并又给我筹集了路费，叮嘱我路上小心。我立即从滁州上火车由南京又换乘轮船，经过一天一夜便到了九江。过江后，当天下午便到了黄梅县城。我在北街找到了胡吉昌布店。胡吉昌老板是胡少卿同姓族人，算是我们的<sup>的</sup>本家。我在店中住了一夜。第二天，从街上找着一个从胡家上湾进城卖柴的人，托他带路，走了卅多里山路，便到了婆婆家。

这是我第一次进婆家门，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老人迎在门前放了一串鞭炮，以示庆贺和欢迎。

我的到来，很快就传遍了全村。老老少少都来看我。这是老根据地，人民群众非常友爱和热情。我婆婆为人善良，革命热情高，被群众称叫胡老奶奶。在国民党反动派势力尚不能完全控制的山区，我方游击队活动频繁。保公所白天是国民党伪政权，晚上就为共产党办事。这儿人民始终相信共产党会回来的，对我们党抱着真诚的希望。我家往往成了我党的秘密联络站。我婆婆就是负责人。

当我看到一家老老少少，不由得有些凄然泪下，二位

老人为革命遭受了多少苦难啊！我请求婆婆和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并要求参加这里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中秋节的晚上，鄂皖边区的黄梅工委书记邹一清同志，带着游击队员亲自到了我家，我们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

我找到了大别山共产党组织，就同找到原工作单位的党组织一样地高兴。我立即向邹一清书记汇报了自己掉队后的经过和到大别山找党组织的心情。邹一清同志也向我询问了华东地区斗争情况和一路见闻，要我先在家休息几天。我说：“我身体可以，不需要休息。我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我要投身到解放大别山和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去。”

邹一清同志笑道：“我们这里是山区，游击队天天在山里和敌人捉迷藏。你爬山爬得动吗？”我回答道：“保险爬得动。我们淮南也有大山，也常常爬山打仗的。”他看我很坚决，非常高兴。又征得公婆的同意，我就立即跟着黄梅工委领导的游击队，在大别山区参加了战斗。

### “卫大辫子”脱险

一九四七年九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们接到鄂皖边区党委的指示，要为部队迅速筹备军衣和粮草，还要动员青年参军，扩大人民武装。黄梅工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停前、大河、小溪等地，很快成立了三个便衣队，扩编为一个营，蔡琼同志任营长，舒化华同志任教导员。

刘邓大军进驻黄梅，在蕲春界岭、大河铺和黄梅县城，消灭了国民党的反动武装；还从第二纵队第四旅中，

抽调班长以上骨干八十人，留在黄梅工作，使黄梅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黄梅县民主政府成立后，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邹一清同志在北乡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会上作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决议。会后，组织工作队深入各区农村，发动农民起来建立贫民团和农村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革命运动。

刘邓大军向北转战后，赵辛初和胡广恩在黄梅县桂家坂开了两天会。县政府和区、乡的两百多名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主要内容是认清形势，分析国民党即将完蛋，全国即将解放，敌人是要作垂死挣扎的，刘邓大军走后，敌人定会进行猖狂反扑，大家必须认识斗争的艰巨性，作好思想准备。同时号召大家，要在县委的领导下，深入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壮大人民武装，用斗争迎接全国的解放。

当时，组织分配我在广济六区团山河一带组织贫民团，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胡少卿同志家里好几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弄得家破人亡。我在淮南突围前，耳闻目睹土豪劣绅、还乡团杀害我们多少人民和阶级兄弟姐妹，反攻倒算杀害我多少地方干部和党员，我和土豪劣绅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我在土改中，贯彻党的土改政策，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反革命罪行，开公审会进行斗争。会后给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戴上高帽子，拉着他们游乡游街。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就报请县委批准，执行枪决。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同时发动群众分恶霸地主的浮财。逃亡的地主恶霸

对我咬牙切齿，他们组织还乡团，乘机报复。特别是对我恨之入骨，发誓要活捉我。

我当时留着两条大辫子，又黑又粗，本来掉队后发誓“不找到原来党组织和爱人决不剪掉辫子”。敌人知道我有两条大辫子，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卫大辫子”。敌人非常痛恨我，扬言：“密告卫大辫子的住处，赏银元五百元，活捉赏银元一千元。”

有一天，我到了团山河附近的兰杰垵子，这个垵子住着一个红军烈属刘妈妈。刘妈妈是个贫苦农妇，我们非常尊敬她，只要到团山河一带活动，总想去看看她老人家。刘妈妈也非常关心我们，犹如母亲爱孩子一般爱我们。这一天，我背着背包刚到刘妈妈家，打算那天晚上就住在她家。不料被暗探盯上了，他马上去向敌人告了密，正巧广济县委副书记居文焕，派人来通知我到五里外一个地方去参加干部工作会议。因此，我就跟送通知的同志一阵走了。敌人接到密报，立即开来一个连，把刘妈妈家团团围住，喊叫着：“卫大辫子”出来投降！其实，此时我已走得老远了。

敌人喊了半天不见有人出来，就闯进刘妈妈的家，硬向刘妈妈要人。刘妈妈一口咬定没有看到人来。敌人把她家翻了个遍，东西乱砸乱扔，还不停地威胁她说：“你不把‘卫大辫子’交出来，就把你崩了！”不管敌人怎么威胁，刘妈妈仍是说：“没看见！”敌人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刘妈妈宁死不说。

恰在这时，村外枪声四起，敌人吓得扔下刘妈妈逃走了。



原来是我们独立团接到情报，说敌人一个连到团山河捉卫振华，所以独立团马上调来部队解救我。这次敌人不但没有抓到卫大辫子，反被我军打得屁滚尿流，死伤惨重，狼狈逃窜。我开会回来，才知道这一情况，立即跑到刘妈妈家。只见老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床上。我扑到刘妈妈床前说：“刘妈妈你为我受苦了。”她老人家慢慢睁开眼，看到我平安的站在她床前，脸上露出了笑容。她艰难地说：“我受点苦不算啥，只要你平安我就放心了，难为你远离家乡亲人，为我们翻身解放来和敌人作斗争。”听了老人的话，我更增添了无比的力量，为了天下所有受苦人，我卫振华决心和敌人斗争到底！

### 观音岩血战

一九四八年二月到八月，正是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因为大别山的主力部队北上，去参加解放全国更大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将领顾祝同带领广西军乘隙而入，对我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大举进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凭着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凭着对这里熟悉的地形，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敌人展开游击战。我们六区活动最多就在团山河一带，这里靠近大路，是敌人必经的交通要道。这里的人民经常遭到敌人的抢掠和蹂躏。

由于战斗非常频繁，我们六区人员不断伤亡。根据当时情况，县委决定，我们六区所有人员就跟县委机关一道活动，有时也分开活动。一次和县委机关部队活动时，刚住下不多久，突然遭到敌人的包围，我们边打边退边想，